



## 麻雀

观察家

◎黄美华

晨光微曦,空气中还残留着几分寒意,我在一阵叽叽啾啾声中醒来。起床?似乎是早了点,难得周末,就索性静静地躺会儿,听听这鸟声吧。

是“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”的黄莺,还是“夜半犹啼血,不信东风唤不回”的子规?然而我不是思妇,也无意要苦守这春光,我更相信,这啾啾声里有麻雀,叽叽喳喳,嘈嘈杂杂。

除了燕子,麻雀是我此生见过的最熟悉、最平凡的一种鸟了。小时候,门前的老树,老屋的檐下,到处都是它们稻草色的身影。有时候,它们就落在你脚前几步远的地方,对着你叽叽喳喳,你近它也不惊,你再近,它一跳,就跳到旁边的草丛去了。

然而麻雀实在是我见过最悲情的一种生灵了。小时候,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多次师从鲁迅先生的“雪地捕鸟”:用一个短棒支起一个竹筛,撒些秕谷,拉根长绳,人远远地躲着。来觅食的多半也是麻雀,至于先生说的“脾气暴躁,不能过夜”的张飞鸟,却从来没有看到过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的雪地捕鸟从来没有成功过。不知是麻雀太聪明,还是它们太警惕,总之,每一次,它们总是在外围啄啄跳跳,在我们的耐心耗尽之前,很少走到圈套中去。有时候,也确实看见有一只进了,我们一拉绳子,然后蜂拥着从门后跑出来,团团地围住,但是麻雀就像魔术师黑箱子的美人,明明看着是进去了,打开却什么都没有。这事还不算什么悲情,也许于我们、于麻雀都是一场游戏,一份快乐。

但童年另一场与麻雀有关的游戏,快乐的却只有孩子。邻居家有个低矮的小阁楼,冬天的时候,总不断有麻雀从屋檐下钻进来,啄食放在楼板上的谷粒。邻居恨透了这些偷盗者,于是教了我们一套“灭害法”。每次,估摸着有麻雀进入以后,就由两个男孩子各持一个羽毛球拍,偷偷从木梯子上爬上去,然后突然推开门,照着麻雀劈头盖脸一顿挥舞。那些可怜的东西,进来的时候容易,临危想要飞出去就很容易乱了阵脚,于是纷纷折羽,在楼板上没头没脑地扑腾着,瞪着一对黑豆似的眼睛。每次捕雀,我都是跟在队伍最后面的那个,等我冲进那间阁楼,战斗基本都已经平息,即使还有一两只在扑腾,看到球拍,我也多半是双手抱头,仿佛我就是那只麻雀。战斗之后,就是对这群俘虏的处置了。虽然不用我们这群小孩操刀,但是血淋淋的屠杀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。一壶开水从铁丝笼上浇下去,每次几乎都听不到叫声……后来,读到老舍先生的《小麻雀》,我就总不自觉想起那些黑豆似的,惊慌失措的眼睛。

麻雀真的是害鸟吗?是害鸟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伤害它们吗?我常有这个疑问,似是想为多年前那些杀戮找个自我安慰,但又总是说服不了自己。偶然一次,我在毕淑敏《抱着你,我走过安西》一文中,居然奇迹般发现,原来这世上还有与我们一模一样的捕鸟模式,只不过捕杀的是鸽子。鸽子不是害鸟,不是也被杀戮吗?所谓的益与害,又是以谁的利益为标准?人类作为一个物种,开发了绝大多数宜居的地表,占用了绝大多数地球资源,而那些可怜的麻雀,为填饱自己小小的肚子,不是只能从人类的手边拾取一点生存的物资吗?

后来,我就远离了家乡,远离了那些麻雀。我从一个城市辗转另一个城市,从一条街道辗转到另一条街道。整日里带着仓皇的眼神东奔西跑,偶尔,我也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些麻雀。

前几年父亲第一次进城,来我这住了几天。早上,他淡淡地说,奇怪,现在乡下的麻雀几乎都绝迹了,在城里倒还有几只。我于是又不由自主开始搜寻那些麻雀。麻雀有一对翅膀,难不成它们也像我一样,离开了乡村,来到了这熙熙攘攘的城市?钢筋水泥中它们栖息在哪?于是,听到窗外啾啾,我总忍不住要看上一眼,总要忍不住想,是否是“旧时相识”?

近日又回了一次老家,再看看麻雀,似乎又有了几只,远远地躲着,防着,你稍近,它就飞走了。它们从哪来?是像我一样,也是从城里飞回的吗?它们是恋念故土还是不习惯喧嚣?

春日的阳光已经爬上树梢,我拉开窗,几只灰色的身影一晃,箭一样飞到对面的屋顶去了。

早安,乡下麻雀!早安,城里麻雀!

有所思

## “差不多”的N次幂

◎洛风

步入职场后,大概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:领导要求苛刻、同事不可理喻、前景缥缈茫然,于是或者愤而辞职闯开一片新天地,或者忍气吞声度日如年,或者乐观积极有效应对。

譬如朋友A君,最近很是郁闷,觉得科长总是对她吹毛求疵。她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,比如科长让她起草一份合同,内容上都已经过关没有问题了,居然挑刺各个段落的标题句式不统一、字数不相同。待到好不容易句式一致、字数相同,却被指出行间距太大,然后从30磅固定行间距调整到了28磅,但总页数没有变化。这些挫折只是前奏。待打印好15份打算送往外单位,却又被路过的科长给揪住了,原因居然是页码格式不对,没有采用外侧对齐方式,且页码的字体和形式与单位其他文件不同。于是只能再次修改后重新打印。

原来计划为A君打抱不平,一起吐槽她的领导。不料待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,心里的天平却偏向于A君的科长。我问A君,你的科长加重了你的工作任务,但这些有没有给你带来不良的后果?A君思考了一下,不解地答复“没有”。我继续询问,你觉得科长的判断有错误吗?A君又沉思了一会儿,终于明白我这位朋友是打算站在她的对立面了。她不再理直气壮,但依然愤愤不平:“虽然他指出来的都没错,但就是吹毛求疵,改不改其实都差不多。”

一听这话,便知道又是胡适之笔下人人皆晓、处处闻名、各省各县各村人氏“差不多先生”在作怪。“差不多先生”认为凡是差不多了,于是眼睛看得不很清楚,耳朵听得不很分明,鼻子和嘴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,思想不很细密。他错将白糖当做红糖买,将山西视为陕西,轻则错过火车出发时间,重则记账“十”“千”两字混用,却依然乐观地认为“差不多就行”。最后因为认为牛医王大富和东街汪大夫差不多而被治死。颇具讽刺意味。有人说他是乐观,但更多的人知道他是因为懒、糊涂方才送命。可见“差不多”最终会“差很多”。

如何讲清这个道理?正巧看到她备考的公务员考试辅导书里面有一道选择题:“99%×99%×99%×99%×99%等于多少”。我灵机一动问她,99%和100%是不是很接近?但是99%的五次幂与100%的五次幂的差距却超过了1%,很简单的一道数学题,却能够告诉我们差不多的N次幂往往已经与完美拉开差距,而且随着N值的增大,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。于个人而言,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懈怠,不能用“差不多”找借口阻止自我前进;于集体而言,我们更不能以“差不多”的心态来拖集体后腿。

A君盯着这道题目,陷入了沉思。

凡人歌

## 上班族的一天

◎陈红莲

上班族的一天是从忙碌的清晨开始的。

淅淅沥沥春雨中醒来,天已大亮,一看钟点,不敢再睡,一骨碌起床,赶紧洗脸刷牙,那种速度,犹如出笼猴子,猴急猴急。就连吃饭,也是端着碗立在院子的月季花前,不是单单为了欣赏雨后月季嫩绿的新叶,最主要的是春天院子里的气温比室内要低,空间开阔,端在手里的泡饭能够冷却得快点,不至于太烫嘴,可以尽快咽下肚。

就这样匆匆忙忙赶到公司的时候,同事们也从四面八方地来到了,或微微一笑,或欣欣然说声雨过天晴啦,走上了各自的岗位。

我打开电脑,事情一股脑儿涌来。月底了,本月销售额多少?进项发票来了多少?外销内销各自多少?好在一夜酣睡,浑身充满力量,胜过吃了“十全大补丸”,自信能够上山打老虎,不怕不怕!入出库材料报表、成品仓库报表,今天都要出来,必须静下心来一一完成。虽说长时间面对一串串数字有些枯燥乏味,但薪水就是最好的回报,想着这些,自然不敢怠慢,埋头苦干起来。当中偶尔同事间问一下别的无关事情,或者站起来倒一杯水喝,去趟洗手间,那便是趁机让大脑休息的时刻了。当然你忙人家也忙:门卫上来要求在考勤指纹机上加上新来员工的姓名;老板过来咨询今日美金的汇率;员工进来打听社保的新政策;电话响了材料到了需要清点数量……“捡重要的先做,让简单的先来”。这是每天处理事情的原则,目送手挥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一双手虽然有点小,但幸亏有它,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动起来,顺利的话,事情逐一解决,倒也颇有点成就感。一上午很快过去。

吃过中饭,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,同事们叽叽喳喳结伴前往不远处村庄边,那里有一大片桃花林,春暖桃花朵朵开得艳,大家纷纷拿出手机,人景合影,忙得不亦乐乎。有几位同事还兴致勃勃地在路边跳起了广场舞,音乐用手机下载,边跳边笑,自娱自乐,众人又转而争相拍摄这一热闹的画面。一会儿一段嘻嘻哈哈的视频传遍了各人的微信朋友圈。这样的时间过得精彩而短暂,一眨眼又要开始下午的工作了。

我下午的主要工作是找出几份合同及对应的发票,检查好合同的细节,准备好有关的资料,为明天去银行开承兑汇票做好准备。这件事做起来比较烦琐但并不复杂,只要有耐心即可。其间抽空掏出手机打开QQ,看到年迈的老爸亮着QQ头像,想跟他聊几句,可是一连发了好几条信息,老爸那边毫无反应,心想可能是老爸的手写板出问题了,心里不禁有点失落。可是不容我失落伤感,接下来出现了个应急事件,电话一个一个打进来,突然间忙得人仰马翻,回电话,找资料,查档案,找同事,蹿上蹿下地奔走楼梯间,一下一下地敲打键盘,一个一个电话回过去,一遍一遍地策划修改……

下班的时候,已是腰酸背疼,懒得多话了。这时会想:什么时候能够不用上班,悠然地过日子呢?

又想起春节长假在家,起初小孩似的兴奋,赖床,不吃早餐,晚睡,疯了一样追电视剧,逛街,约友喝茶叙旧……渐渐提不起精神,自早到晚,一件正经事都不做,一点责任也无,眯着眼晒了半天太阳,还只有下午两点钟,日子好漫长。

这样又觉得上班族也不坏,忙是忙点,有事做,有薪水拿,光阴又充实。